V
J269
K96
4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癸卯

或問春秋大旨曰春王正月已而又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言乎春王正月也曰這裡要看一王字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作春秋却表出一王字来意豈不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即為有道自諸侯出即為無

道乎於是而書會書盟書聘書伐又豈不曰是果自天子出乎抑亦非是天子出乎如此不特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無所復容即桓文輩自詭能為天子分憂捍難有功於王室者亦與亂賊同科一切假仁假義之說無所復施矣這便是孔子撑乾柱坤变無道為有道的大規模曰何言乎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也曰這裡要看一天字盖天下有道非天下自為有道也惟王帥之以有道則有道矣天下無

道非天下自為無道也惟王帥之以無道則無道矣故春秋特揆所由提出一天字来意豈不曰天下受命於王王受命於天能奉天即是帥之以有道不能即是帥之以無道乎於是而書使宰咺書歸惠公仲子之賵又豈不曰是故奉天而行者乎抑亦悖天而行者乎循名責實將無怩然而愧乎誠知愧將無惕然而懼乎誠知懼將無聳然而奮乎然後一發念必慎一施政必慎而禮樂征伐悉禀承自天矣然後諸侯莫

敢擅於國大夫莫敢擅於家陪臣莫敢擅於室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子矣這便是吾夫子旋乾轉坤變無道為有道的大機括故看得一王字明白。則知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為人臣子者也。看得一天字明白。則知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為人君父者也。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罪得之矣

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一個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個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

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語上之難久矣聖賢於此等處急切作何酬付只將一冷語微微點掇道是十分含蓄却是十分泄漏使學者驟而聞之不覺妄想頓撤窈然喪其翻飛馳騖之心徐而繹之又覺意味深長當下便實實有個理會處假令是時一意攔截那邊滿腹疑團何由打破不然而瑣瑣為之剖析曰如何如何彼又將以口耳承之曰如何如何兩下只成個話柄而已何從討出真消息來

故曰夫子之不告乃所以深告之也

或問孔子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程子乃言堯舜事業亦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輕之甚矣予竊疑焉敢請曰此恐誤看了也曰應作恁麼看曰性太虛也求其窮際了不可得即兩聖人能做得幾許故曰一點浮雲過目此正與堯舜猶病之說同蓋謂堯舜事業不足以滿堯舜之心也非謂堯舜之心置事業於分外藐焉薄不為意也若作如是解即兩聖人亦枉却一

生辛勤、反不如巢許輩討便宜耳、失程子之指矣、

又曰、孔子浮雲富貴、富貴無常、吾性有常、不以無常易有常也、程子浮雲事業、事業有涯、吾性無涯、不以有涯槩無涯也、兩下語意、各有所指、說者乃混而一之、即堯舜事業、僅僅與不義之富貴等、豈不大謬、至無善無惡之說行、且併道德而浮雲之矣、嗟乎、浮雲富貴、見在我之有餘也、得之者、為能樂聖人之樂、浮雲事業、見在我之

不足也、得之者、為能憂聖人之憂、若見浮雲道德、竊恐既無可憂、又無可樂、其流未有不至於猖狂自恣者也、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為考訂厘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容於世、曾不為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殀孽等類乎、無待於

禎祥殀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言前知無待則何所據而知也、曰、禎祥興兆也、非興本也、必有所以興者矣。殀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禎祥殀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是禎祥殀孽等類、泛泛觀之、其狀顯、那個不見。細細求之、其情微、那個能見。即如成子受脤一節、成子不知也、成人亦不知也、獨劉子知之耳、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子不知也、邾人亦不知也、獨子

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蓋有劉子不知、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況乎福中藏禍、禍中藏福、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豈尋常智慮所能一一而窺測耶、故至誠不待禎祥殀孽而後知、禎祥殀孽却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個理、這一個理、徹顯徹微、徹近徹遠、徹常徹變、徹始徹終、不可以象言而象攝焉、洪纖高下、莫能違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能違也、試看孔子

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之當繼周而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於一分明知封建之當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是索得一個理透此理徹顯徹微至誠亦徹顯徹微此理徹近徹遠至誠亦徹近徹遠此理徹常徹變至誠亦徹常徹變此理徹始徹終至誠亦徹始徹終所以洞乾坤於指掌通混闢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規占筭之間狗其有定之粗跡而迷其無定之圓機又非如儒生家弁髦象數槩以為不足憑藐其無形之渺談而畧其有形之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奇之自至誠觀之猶之權設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設而妍媸自見耳何容心焉却有一件可說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即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覷破者只其本人並不自知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

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于利害成敗看得重、計慮横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局者之心、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個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為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為與不可為、到處有一副真精神、密密幹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為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歆於善也、知其將亡、為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這便是鬼神的

作用只要人承受得

舜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精一語跖言何適而非道是籠罩語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舜於其間如此剖析看毫厘處便已見有千里之懸判為兩路跖於其間如此儱侗到千里處尚不見有毫厘之差混為一途然則舜之所以孳孳善跖之所以孳孳利又在能辨與不能辨之間而已矣

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誠然予亦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擄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統彌下無感乎學之為世詬也

李卓吾曰與其死於假道學之手寧死於婦人女子之手卓吾平日議論往往能殺人此語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廢之也

李時曰今人講學只是講學予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予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縉

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
一句。予為俛其首、
食色性也形色天性也兩下認取性字各自不同
將來比方看便不是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不必深求只就
眼前體貼來便見何者觀夫人於有生之初未
琱未琢滿腔子渾然一真而已已而有所觸於
目焉便曉得視已而有所觸於耳焉便曉得聽
已而有所觸於口焉便曉得言已而有所觸於

四體焉便曉得持行已而有所觸於心焉便曉
得是非可否這喚做誠明觀夫人於有生之後
形交物誘往往不免受琱受琢矣必其曉然於
視也而後所以主乎視者實為我有能不曠其
目焉曉然於聽也而後所以主乎聽者實為我
有能不曠其耳焉曉然於言也而後所以主乎
言者實為我有能不曠其口焉曉然於持行也
而後所以主乎持行者實為我有能不曠其四
體焉曉然於是非可否也而後所以主乎是非

可否者實為我有能不曠其心焉這喚做明誠自誠明謂之性蓋天命之脉胳本如是雖聖人無異於途人者此也自明誠謂之教蓋脩道之究竟當如是雖途人可進於聖人者此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更無二樣

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註脚試看理是恁麽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解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却是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着無如含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為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為惡也着無以無為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着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

底非有別義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為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中庸曰、武王未受命、然則十三年以後、文王尚在、安知不為武王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應之耳、豈可因是而沒其心哉。故槩而贊之曰、周之德、只味一周字、聖人之意、曉然可見。

高存之曰、陽明致良知、即是明明德。予曰、然。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禀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即是致良知一部傳習錄、只恁地看。

又曰、予始讀朱子此條、至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竊疑之、明明德者、宜當求之未發之前、何待發而後致力耶。已而悟其不然、此發字、乃對拘字蔽字言。正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處拘且蔽則

不能發發則氣拘不得欲蔽不得忽然迸出也不可將未發已發之發混看蓋未發已發之發是就一念之寂感說因其所發之發承有時而昏來是就一念之通塞說兩下不無小異耳

良能不學而能槩以不學而能為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而知槩以不慮而知為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及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色也是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二者幾無以異矣然而自愛親敬長充之則為聖為賢至於與天地同流自甘食悅色充之則為愚為不肖至於違禽獸不遠其究有霄壤之判焉夫豈得一一而良之況乎知誘物化日增一日則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則愛親敬長日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絕不見分毫之足恃也今欲轉生為熟轉熟為生將必由學而入耶

抑亦可以安然無所用力而致耶。將必由慮而入耶。抑亦可以漠然無所用心而致耶。有志者願細參之。

或問程伯子云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何如曰伯子此數語說得最玄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又解得最微有何可疑曰吾倩子下一轉語耳人生而靜以上形氣尚未用事言性者正應於此指出源頭何云不容說纔說性時誠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乃其不雜於氣質者固自在也何云不是性曰請姑借孟子四語發明之曰性也有命焉緣人而遡之天蓋自其超乎形氣之上者而言也此可以闡不容說之指命也有性焉推天而屬之人蓋自其麗乎氣質之中者而言也此可以圓不是性之指

或問聞之孔門有仁聖兩宗然否曰論語一云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一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即

此觀之可見孔門委有仁聖二宗也曰兩宗從何而分曰這裡甚難言姑揣言之聖其從太極發根乎仁其從乾元發根乎曰乾元非太極歟竊惟孔子贊易首揭乾元二字正指生天生地之本而言也朱子僅以四德之仁當之似只訓及後天之元未訓及先天之元埋沒了生天生地之本矣子何以亦云爾曰是固有說然而非究竟義也究竟則生天生地之本當歸之太極耳何也就乾坤言乾統坤者也是故舉乾爻便攝坤元不必舍此別求太極就乾元坤元言總之來自太極者也是故太極無對乾元便與坤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然則太極敦化也元亨利貞川流也乾元在敦化為川流在川流為敦化乃先天之後天後天之先天也君恐認乾元為四德之仁未免埋沒了生天生地之本予又恐認乾元為生天生地之本未免埋沒了太極也觀孔子於此將乾元與坤元並提而繫辭傳特標太極於兩儀之上亦